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居易錄卷三十四

刑部尚書王士禎撰

曾子固以熙寧五年守濟南其後二十一年晁無咎繼來為守作北渚亭賦最著有別歷下二絕句云來見芙蕖溢渚香歸途未變柳梢黃殷勤趵突溪中水相送扁舟向汶陽鴛央瀏鶒逩漁梁揺漾山光與水光不管使君征棹遠依然飛下舊池塘又將行陪貳車觀燈云行歌紅粉滿城歡猶作常時五馬看忽憶使君身是客一

時揮涙逐金鞍又赴齊州詩云淮南蒙召鬢毛斑乞得東秦慰病顔曉整輕鞍汶陽北却衝微雨看青山吾州于宋得子固子由無咎三公而東坡公過此亦有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之咏足敵唐北海子美太白三公矣

召原任刑部員外郎趙申喬

陞見特擢浙江布政使司布政使與劉琰皆以直隷巡撫李光地之薦也

吾邑工部尚書畢公亨字嘉會成化進士歷仕弘正朝為名臣國史有傳求其遺集不可得矣偶于釣臺集見其五言一首錄之詩云氣節扶炎祚綸竿豈釣名人心終不死廟貌儼如生木落長江迥山高獨樹平灘頭明月在照見古今情公之子山西巡撫昭號蒙齋有句云行過竹裏如塵外望入荷邊似鏡中集亦不傳于世

昔人題趙松雪畫蘭絕句云滋蘭九畹誠多種不及墨池三兩花今日國香零落盡王孫芳草遍天涯吾鄉劉

孔和字節之青岳相國鴻訓子也有題松雪畫宫女啜茗圖詩云厓山遺恨捲黄沙彩筆王孫彿憶家忍向卷中摹舊事直須羞煞後庭花

予童子時夢一丈夫屬對出句云君子有酒旨且多予應聲曰詩人之賦麗以則

甘肅閻氏名字率多四字如馬毛向上之類見于法司招詳甚可駭笑近見黔省一役卒名沙卧赤雞亦奇

曾子固隆平集景德二年以齊州章邱縣為清平軍以

洺州高苑縣爲宣化軍洺字當是淄字之譌

開寶四年改密州輔唐縣曰安丘蜀州唐興縣曰江源壽州盛唐縣曰六安廣南恩唐州曰恩州當是去唐未遠人心思唐故改之耶

隆平集叙宰執云僕射侍中皆秦官僕役于射謂之僕射侍中則丞相之史耳抗之以爲宰相名同而實異甚矣

隆平集樞密列傳云姜遵字從式淄州人咸平二年登

進士第累擢諫議大夫天聖六年樞密副使八年薨于位贈吏部侍郎子延齡餘慶初遵為御史言青州大姓麻士瑶不法事詔按實誅之為吏尚嚴知永興軍太后詔營浮圖遵毀漢唐以來碑碣代磚甓躬督成之因獲進用按遵吾鄉長山人宋隸淄州遵能識范希文于微時而本末無足取如此

胡元瑞應麟作丹鉛新錄藝林學山以駁升菴之誤然其所記誤者正復不少如二酉綴遺所載百疊漪漪水

皺六言又步武所臨雲蒸霞起四言乃東坡夢中所作紅靴銘及太真妃裙帶詞而胡不知何云博洽耶

史記佔畢一條云醫家二扁鵲一黄帝時人一戰國時人二雷公一黄帝時人一趙宋時人戰國秦越人明洞醫道世以其與黄帝時扁鵲類因以為號今所傳難經乃秦越人作非扁鵲也宋雷斅撰炮炙三卷人多不知其名因素問有雷公為黄帝弟子遂以炮炙為雷公撰非也隋志有雷公注神農本草四卷漢志有秦始黄帝扁

鶡俞拊方三十卷皆假託耳考古者不可不知

今謂官員給假為請急晉令急假者五日一急一歲以六十日為限車武子早急出諸子敬盡急而還又謂之取急詳山谷杜詩箋

吾友彭少宰羨門孫遹以康熙丁丑假歸己卯九月率子姓姪甥輩登秦駐山賦詩云平生幾兩中郎屐更不登臨奈老何明年庚辰重九後遂下世殆讖也

題跋古人書畫須論人品品格高足為書畫增重否則

適足為辱耳葉石林詩話載王摩詰江干初雪圖末有元豐間王珪蔡確韓縝章惇安惇李清臣等七人題詩詩非無佳語但諸人名字千古而下見之欲唾此圖之辱為何如哉余少嘗語汪鈍翁云吾輩立品須為他日詩文留地步正此意也每觀鈐山集亦作此歎

蘇州滄浪亭本吴越廣陵王元璙南園以蘇子美之故遂名吴中不知此園後歸章惇大觀末又賜蔡京京詩八年帷幄竟何為更賜南園寵退師是也二人為南園

之辱甚矣前乎子美則王元之宰長洲日擕賓客飲于此有詩云他年我若功成後乞取南園作醉鄉雖託空言要足為滄浪增重也南渡後歸韓蘄王庶幾一湔章蔡之恥

祁陽民張志髙妻申氏夫亡守貞日誦經蔬食一日清明忽雷電晝晦佛龕中有紅光少頃開霽龕前垂一物一蔕三縷長三尺博一寸光澤温潤如水桐狀有道士見之曰此天上柳旛所以旌善人也懸之四十年宛然

如新

范蠡語兒亭事前辯其妄按越絶内經九術越飾美女西施鄭旦使大夫種獻之于吳則又非少伯事矣紀載之不足信如此越絶記地又云勾踐夫人産女于此亭後破吳更名女陽更就李為語兒鄉

左傳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覆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覆之我必能興之史記文亦同吳越春秋皆稱員曰伍子胥獨國語以吳嘗封子胥于

申稱為申胥越絶則云越為策楯獻之于吴申胥諫云云越飾西施鄭旦獻之于吴申胥又諫云云吴王不聽以申胥為不忠而殺之以伍胥為申胥混淆不辨甚矣越絶之舛也劉蜕有諭江陵父老文謂楚人不當祀子胥令杭州臨平有申包胥廟或謂申楚臣不應祀吴不知皆沿越絶國語之丈而致此淆譌耳蓋江陵之祠乃申包胥臨平之祠乃伍胥耳當兩正之

二月初七日雪中門人孫戸部貞伯端嗣攜書畫相示揭

鉢圖白描一卷後署元豐二年八月既望龍眠居士寫

又一冊凡四馬甚秀異與世所傳韓幹畫馬多肉者迥

殊一元祐元年四月初三日左騏闕驄八歲四尺六

寸一元祐元年十二月十六日左騏闕牧于闐國進

到鳳頭驄八歲五尺六寸一元祐二年十二月廿二日

於闕四騳監揀中秦馬好頭赤九歲四尺六寸一元祐

三年閏月十九日温溪心進到照夜白四尺五寸又宋

元人花卉一冊有許文簡公松臯印記盖靈寶許氏故

物也又崔子忠畫倪元鎮洗桐圖絶類仇英筆子忠字道母一字青蚓萊陽人居京師

山谷居黔有題蟻蝶圖六言云胡蝶雙飛得意偶然畢命網羅羣蟻爭收墜翼策勲歸去南柯後又遷宜此圖傳于京師蔡京見之大怒將以怨望重其貶會山谷卒乃免小人之禍君子其毒乃至于此宋以忠厚開國然文字之禍亦他代之所無而于坡谷尤甚矣

禮部尚書署理川陜總督席爾達䟽咱里土千户古六

七係明時世襲當化林營叅將李麟等渡瀘而西首齎
明頒萬户府印一顆烏思藏招討司印一顆都綱印一
顆誥一道迎繳道左臣查古六七邊徼土裔因咱哩地
界瀘蠻肘腋之下藏匿印誥混跡土民葢已有年今于
天朝官兵渡河之初首見賫迎忱悃可嘉應否准其世
襲云云兵部覆疏所繳洪武六年所給萬户府印招討司
印正統十一年所給都綱印洪武十八年所給誥開授
宣武將軍朶甘宣慰司副使都元帥互異不符及土司

所轄係何地方應行令該督確查明白具題再行給與印信號紙可也奉

俞旨

山谷與摩詰貌相似其自贊云元豐間求李伯時作右丞像此時與伯時未相識而作摩詰偶似不肖但多髯耳今覿秦少章所蓄畫像甚類而瘦豈山澤之儒故應臞哉又云登山臨水喜見清揚豈不優孟為孫叔敖虎賁似蔡中郎者耶今觀二公詩格不相類而脫盡世諦

則一形貌固宜相肖乃神似非形似也

嚴怡字石谿如皋人嘉靖間以明經爲堂邑王府教授與邊仲子南洲習以詩相倡和予嘗錄其三篇附刻仲子集後門人許宮允山濤嗣隆云怡家貧行誼亢潔嘗館于富室歲暮將歸主人設筵祖道以優伶侑觴酒闌主人出蕉金爲壽且云先生試一攤之怡大怒曰君乃以我爲商賈乎立散之諸伶拂袖而歸不持一錢

桐江百詠載白水湖在桐廬縣北二十里上下有四湖

云相傳光武帝微時避莽亂訪嚴光髙穫于此故因白水真人得名閱之不禁噴飯無論光武家南陽即令避亂不應至此初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三聘始至不屈乃遣之富春安得先隠桐廬而帝反逺就予陵耶

沈存中云慶歷中有畢昇為活字板用膠泥燒成今用木刻字銅板合之

余鄉孫文定公廷銓云司馬公資治通鑑如書家之有歐

顔無處無鋒荀悅袁宏兩漢紀如鍾司徒書時具意外
十二種筆意
唐開元中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戶謂之堂封及元載為
相又日賜御饌可食十人遂為故事其後乃至兩省每
歲符江淮大賈使主堂廚食利因是挾貲行天下所至
州鎮為右客富人倚以自高李文饒始一切罷之以一
堂餐之徵至遠取大賈主之又使商賈因以為利政體
謂何贊皇固賢他人豈盡不知廉恥者乎而裴中立李

深之輩亦安之何耶

隋末割據諸姦雄皆羣盜獨夏王竇建德有帝王之度觀其舉措不在太宗之下楊廉夫樂府云觀建德行事不忍以劇賊目之在鄉里時解所耕牛與貧無以為喪者起兵日滑州刺史王軌為奴所殺以首來建德曰殺主大逆也内之敗教遂誅奴反軌首此舉暗合聖經不納三叛以懲不義之旨光武有慙德矣推是心也豈不可以有天下云云論甚嚴正予又謂夏王之義尤在斬宇

文化及等為煬帝素服發喪唐納宇文士及以為上儀同視夏王何如秦王俘建德世充于京師宜誅世充而赦建德顧乃斬建德于市赦世充為庶人徙蜀未行獨孤修德殺之猶免修德官此何說耶胡致堂謂宜數世充之罪而戮之而以宥世充者宥建德則刑有章矣諒哉然致堂又議建德不當哭煬帝謁蕭后以為興乎漢高之于義帝則腐儒之謬論耳

趙子昂同知濟南亦有詩唯趵突泉詩最著餘數篇人

罕述之如初到濟南云自笑平生少宦情龍鍾四十二專城青山歴歴空懷古流水泠泠盡著名官府簿書何日了田園歸計有時成道逢黄髪驚相問只恐斯人是伏生勝概樓云樓下寒泉雪浪驚樓前山色翠屏横登臨何必須吾土嘯傲聊因得此生簾外白雲来託宿梁間燕燕語闗情濟南勝概天下少試倚闌干眼自明懐宋齊彦學士田師孟省郎云乍可望塵迎使者何堪據案箠疲民濟南雖有如澠酒準議愁中過一春東城云

野店桃花紅粉姿陌頭楊柳綠烟絲不因送客東城去過却春光總不知湖上莫歸云春陰柳絮不能飛雨足蒲芽綠更肥正恐前呵驚白鷺獨騎款段遶湖歸春日漫興云春事匆匆轉眼過滿城流水綠陰多西園總有紅千葉塵土埋頭奈爾何又送山東廉訪照磨于思容名欽著齊乘者林生春動紫煙生策馬東風十里程若到濟南行樂處城西泉上最關情

元遺山濟南賦詠尤多而工如濟南山水天下無鵲山

寒食泰和年等句古今膾炙具載遺山集

超擢翰林院侍讀學士許汝霖為工部右侍郎右侍郎顧藻給假

超擢提督江南學政太僕寺少卿張泰交為大理寺卿大理寺卿常巽聖休致

駕駐柳岔口以霸州文安大城連年水患

諭免四十年及節年逋欠地丁錢糧

廣東總督石琳等疏報招出瓊州黎人王仕義等既又

招出黎首王鎮邦就撫黎峒悉平
四川提督總兵官唐希順疏報恢取打箭爐等事康熙
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官兵分三路進攻宰牛一路
遣遊擊張自成等首攻哪吡頂埧一路遣中軍馬爾植
等直攻大岡惟咱威一路喋吧昌側集烈蠻兵五千餘
人在磨西面臣親帥官兵直攻發新路之兵先進至濫
埧予殺蠻兵四百餘至哪吡殺五百餘共獲一千餘級
臣馳至咱威攻二道木岡磨殺三百餘至磨西面寨從

間道而上蠻兵潰逃奪營盤十四座獲千餘級張自成從宰牛垻截殺而來又追殺一千五百餘級十二日遊擊張斌獻首級一顆稱係喋吧昌側集烈公驗是實又據參將馬爾植攻取大冏蠻兵憑高據險官兵奮勇勦殺一千二百餘級龍道被鎗打死呈獻首級云云又疏報臣于本年正月十三日抵打箭爐有各省客民千餘及喇嘛番民等懽呼跪迎聲聞數里又有木鴉頭人錯王端柱通事托和塔等首先歸順繳舊敕印其木鴉孰庫

高僧喇嘛幷木鴉窪爲日及魯密日龍阿打喇吧各處喇嘛頭人投誠絡繹不絕其現來歸附者一萬二千餘户皆宣諭

皇上德威給賞銀牌緞疋鞍馬告示令各安業訖奏

旨下部議叙

雙槐歲抄宣德癸丑冬命吏部選在外庶官有文學者六十八人令內閣試諸廷擇知縣孔友諒進士廖莊等七人改庶吉士歷事六科是時合三科進士選二十八

人與修撰馬愉編修林文評事張益同進學文淵閣庶吉士分翰林六科兩等惟是年為然

明刑部員外郎邵經邦字宏齋著宏藝錄載潊水驛與巴鈍齋憲使宴詩云婺女星前瞻使節斗牛槎底汎行舟張騫自覔河源去徐福從招海外遊綺席玉杯光照夜繡衣霜簡氣横秋來朝共擬尋天姥白鶴翛翛下九州鈍齋諱思明吾邑人由給事中外遷監司子孫式微其生平亦無可考僅存城中一坊耳故錄此詩

本草云人參為藥切要與甘草同功而易蛀惟納器中
密封可經年不壞高麗作人參贊云三椏五葉背陽向
陰欲來求我椵音賈樹相尋椵葉似桐人參多生其下
起擢兩浙鹽運司運使李濤為廣西布政使
大學士熊賜履上疏乞休奉
旨卿才品優長宣力有年簡任機務勤慎益著文學優
贍倚任方殷不必以衰病求罷
董斯張字遐周湖州人號博雅所著吹景集一條云佛

典中本師二字見史記樂毅傳祖師見漢書丁姫傳居士見禮記及韓非子魏志管寧傳侍者見國語及漢書眷屬見史記樊噲傳本作嫽注音㝊長老見漢書宰官見郭象莊子注某甲見周禮鄭玄注及應劭漢官儀布施見國語供養見嵇中散集煩惱見河上公老子注幢字見古言西京東都二賦剃字見釋名右援據可謂詳博當是內典偶合耶抑襲取耶

吹景集又載唐人詩用字與音有矛池北偶談中庾李

子田丹浦竅言所未及者補録數則于此韓退之岳陽樓詩軒然大波起宇宙隘而防防音訪東都詩新輩只嘲評評音病元微之東南行徵俸封魚租封音奉痁卧詩一生長苦節三省詎行恠恠音乖嶺南詩洞照失明鑒鑒平聲夜池詩髙屋無人風張幕張音漲又苦思正旦酬白雪旦音丹又雁思欲回賔自注思上聲白樂天仁風扇道路陰雨膏閶闔扇平聲膏去聲李義山石城詩簟冰將飄枕自注冰去聲陸魯望海客施明珠湘䊵

料淨食自注料平聲

施宿武子又嘗參諸家本訂以石鼓籀文刻于淮東倉司辯證詳備見宋章樵石鼓文釋吹景集引之以為奧衍奇博可與鄭漁仲爭衡亦一博雅好古君子也

明嘉靖中妖人李福達亡命吳中匿常州楊七郎家酒間輒喚屏風上美人下地歌舞獨留一人守屏郡倉後有潭深不可測有蛟為祟人不敢行太守荆某請福達捕之李約太守同往作符令守左右孌童持以入水須

之童子手握蛟出水上矣蛟甚巨李咒之僅可五尺許乃禹步殺蛟付厨作鮓自是怪絶又容華亭朱尚書家一日告别云將往京師且求二綱紀送之既抵燕令僕南歸歸之明日尚書方登臺飲酒李忽從天而下復留經年而去

陶真人妻某氏奇醜多智術好居閒公卿皆畏之及陶辭歸江西下潞河美女子貂冠從者三百人輜重不可訾計陶歸未幾亡去令爲疑冢百餘以病死閧

明初大臣子孫恩廕多出常格之外如劉基子璟廕閤門使胡廣子穜廕翰林檢討劉儁子承裕以父死事安南廕給事中

廬陵張文龍萬歷中為長山令建陳仲子祠于其墓側春秋祭焉謂仲子廉士以歲時

文廟祭享畢徹所獻孔子太羹一盂佐以李栗拜祠下釋奠至今行之

長山城南樓鐘懸數十年扣之無聲文龍諌以文卜遷

之文曰惟神職司宣布功懋晨昏本秉氣于西清詎受制于南簇致兩位不相得而聲氣難求使萬民失所瞻而聾瞶弗啟爰茲改卜期爾發靈諭彼離巽之鄉奠厥庚辛之宅大扣大鳴起聲聞于天下曰宣曰暢快久鬱之人心爲爾銘功鑒予申祝遂遷之城西自是果鳴右二事見鄭仲夔儁區吾邑本長山地以闗鄉里故實錄之

天啟丙寅湖州雙林鎮人獲巨蚌剖之中有珍珠八仙

及壽星像又一人得二蚌將及岸其一落水覓之不可得其一剖視有珍珠象碁子十六枚

蛤蚧出蜀中雌雄相抱婦人臨蓐握掌中兒即易下

弋陽汪少宰偉赴一中官請設飯止半甌而香滑迥異他米問所從出曰四川以歲例進上者其米生於鷓鴣尾尾止二粒取出放去來歲更取之

粵東有老人業屨坐旁恒置一大石一日有賈胡見之求厚直售焉不許因藏其石閱數月賈胡復至請出而

視之但呼可惜其人問故答曰石中有興馬無價之寶也以翁日對之業僂有草以為養故得活今餒死其中矣翁疑而剖之果然

處州劉一介少年棄家入括蒼山中緣竹徑而入百二十里綠陰無間遂隱于此榜所居曰綠天深處五里一亭十里一室不入城市者六十年太守任冲華往造之三日始得見

明時大内溷廁所用乃四川貢野蠶所吐成繭織以為

帛大僅如紙孝宗時一宫人取已用棄擲者澣濯縫紉為簾帷之屬上見而問之具以對上云暴殄可惜命停進貢踰年川中奏詔書到後野蠶不復吐繭村民衣食仰此者流離失所乃令進貢如初自後蠶亦復生此事謝在杭五雜俎載之

白居易詩嫁得黔婁作夫壻可能還寄蜀茶來謂蜀產如蒙頂茶之類也然閩有蜀茶一種樹似山茶高者丈餘花開以二三月大如牡丹色皆正紅但香稍不逮耳

南唐徐常侍鉉言常得李超墨一挺長不過尺細才如筯與弟鍇共用之日書約五千字十年乃盡超與常侍同時其珍重已如此宜北宋諸公得其殘圭斷壁以為希有也

予嘗愛宋人吳縣主簿寇國寶詩黃葉西陂水漫流邃篨風急滯扁舟云云後考之陳無已集始知為彭城人及后山之門讀羅端良願新安志言彭門寇釣國家藏李廷珪下至潘谷十三人製墨東坡先生臨郡日取試之

因為書杜詩十三篇各于詩下書墨工姓名而品次之

蓋亦國寶凡弟行嗜古而好事者也

隋大業初命竇威等撰區宇圖志五百餘卷又命虞世

基等撰十郡志一千二百卷其圖序字極細並歐陽肅

書肅詢之長子通之兄也見學圃藼蘇

楊國忠與太真妃為再從兄妹然妃本廣西容縣人生

父名維都部署楊康求為女時楊元琰為長史又從康

乞為女雖同姓而父已三易矣其于釗及韓虢秦三夫

人之屬皆假兄弟耳

張蘂姑太宰慎言字金銘陽城人萬歷庚戌進士天啟中以忤魏閹遣戍甘肅嘗有寄友人書云僕至酒泉即寓禪室新正僦得一宅傍有園可引水種果蔬僅借得史記一部求漢書了不可得若馬角未生當以次讀尚書禮記去留都未可知亦漸有此中樂不思蜀之意百年強半之人雖罹網罟然此中無恨何所不可擬元夕後約地主以小隊馳關外臂鷹牽犬獵得黃羊野馬割

以佩刀炙用野大生嚼流血亦大快事茗酪最佳羌婦
䰟結曰獻酥潼以餅餌報之僕嗜此殊勝步兵美醖耳
此書不惟見先生行乎患難之學亦大有典午人風味
又甞錄煎酪法寄同年錢塘某公云
虓姑又云寡言之味饒于多無言之味長于寡
虓姑精禪理甞云首楞一經密因了義性相二宗居然
略備安得如昔者亡友鍾伯敬之筆精以首楞為經以
雜華維摩金剛般若等為緯會性相融經論妙宗教破

名相盡斬葛藤使學人氷消霧釋也後来曾有人恨吾不及親見之耳

又寄子履旋家書云刻下父母俱存大小無恙光景已佳但日中則昃可奈何每念及此通身汗下目下只當求一安身立命之處勢燄時如此凄凉時亦只如此任四時寒燠温涼而一元之氣寂然自在爾父子當思吾言此書字字藥石可與伏波富不可使復貧貴不可使復賤之語參看

研北雜志云張曲江一名博物見徐浩碑

三月初一日辰刻

經筵講官東閣大學士吏部尚書熊賜履刑部右侍郎常綬進講中庸至誠無息三句文華殿大學士禮部尚書張英掌翰林院内閣學士法良進講易繫辭擬之而後言三句講畢

賜宴太和門

鄭端簡曉吾學編餘云自成化弘治已來翰林專用庶

吉士他官不得改在翰林者不必盡得其人誠一獎政
國初宋文憲王忠文宋文敏朱備萬之後梁用之以陽
春令為修撰金文簡王希範以給事中黃文簡以中書
舍人胡若思以桐城令為檢討楊文貞以審理副為編
修劉忠愍以主事為侍讀李文達以郎中為侍講云云
自時厥後惟萬歷庚戌不選庶吉士崇禎中考選推知
等官以翰林科道兼用如劉正宗薛所蘊黃文煥張縉
彥皆以推知入翰林

本朝選庶常不考試惟引
見定於頃刻其由他衙門改入者則順治初王文貞崇
簡岳映斗魏天賞等以癸未前進士改庶吉士後則康
熙中杜鎮以中書舍人改編修同時李昌垣郭芬以兩
淮運副大理寺副皆以翰林謫官召還及戊午則予以
戶部郎中奉
旨特改侍講明年己未徵聘諸人
御試體仁閣賦一篇五言長律一首取彭孫遹等五十

人皆入翰林其監司郎中改侍讀侍講進士及舉貢已官者為編修未官者及監生生員布衣皆檢討入館纂修明史後至三品以上大僚惟湯斌潛菴工部尚書彭孫遹羨門吏部侍郎陸棻義山徐嘉炎勝力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王頊齡瑁湖宗人府府丞李鎧公凱通政使司通政使

內廷供奉改翰林二人高士奇江村至詹事府詹事勵杜訥近公今為都察院副都御史

韓退之詩多倒用成字葢本諸三百篇孫季昭示兒編所拈如中林中谷中河中路中田家室裳衣衡從稷黍瑟琴鼓鐘斯螽下上羊牛甥舅孫子女士京周家邦鼎鼏息偃之類不一而足

孔氏大宗在衢州别派居句容儀封而楊循吉廬陽客記云一在舒城一在英山又云程頤子孫在英山蘇軾子孫在六安不知何據宋葉紹翁三朝聞見録紹興元年裒録程頤子孫覯之源二人居池州

姑孰之龍山相傳為孟嘉落帽處山有帽痕入石類劉刻者新野馬仲良(之駿)遊之笑曰往在吳中遊靈巖西施洞前屧跡深寸許嬌趺輕幘皆得比于藍田射虎之矢可絕倒也同遊為之大噱

刻書始于五代昔人率以為然予按司空表聖一鳴集有為東都敬愛寺募雕刻律疏印本疏云自洛城闕乃焚印本漸虞散失欲更雕鏤云云則唐巳刻書此其昭昭可據者顧前無引之者何也

南宋陳止齋良傅與晦菴同時嘗謂晦菴以千七百年之彤管與三代之學校以為淫奔之具偷期之所竊有未安朱知之移書求其詩說答云某未嘗注詩所以說詩者不過與門人為學士講義今皆毀棄之矣見三朝聞見録蓋不欲口舌爭也

部院翰詹諸臣恭進

恩賜

御書墨刻若干卷

廣西巡撫彭鵬疏請廣西武舉取三十名于壬午科舉行得

旨俞允廣西以武生人數不足每科俱停止故也

巡視西城監察御史張瑗疏請毀明逆閹魏忠賢西山墓及華表碑碣得

旨俞旨該城御史即督令仆毀輿論快之

改原任禮科都給事中王原祁為額外左春坊中允

辛巳春三月

經筵事畢士禎即病且劇伏枕四十餘日恐部務廢閣具疏乞假奉
温旨卿才品優長簡任司寇正資料理覽奏以遷葬援例請假准給假五月事竣速來供職不必開缺該部知道且有老成忠厚人品學問俱好之褒伏念士禎自入仕版敭歷中外四十二年矣年踰六十筋力漸衰宿痾時作不敢輒以私請顧又邀
異數如此迥非恒格古云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自顧衰

殘益滋惶懼因識卷末以示子孫勿忘

國恩勿替家訓云爾

右居易録三十四卷予康熙己巳冬抄重入都門隨所聞見而雜記之歲有紀録合前所著池北偶談二十六卷通六十卷辛巳四月三十四卷既成而予隨

上疏請告詎非數之前定耶士禛記

居易錄卷三十四